

一个市重点建设项目,国家损失 5700 万元;一次土地使用招标,国家土地价值缩水 3200 多万元;一项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,3600 多万元资源使用费被取消……四川雅安市原市委书记徐孟加滥用职权,利用国家资产换取个人利益,一个个“光鲜”的公共服务项目背后,是龌龊的官商勾结。引人深思的是,招商引资竟是徐孟加完成任务、凸显政绩、“安全可靠”地谋利的生财之道。

1.2 亿国家资产换 500 万元贿款

——雅安落马市委书记权术揭秘

“撕毁”协议

用 5700 万国家损失换 80 万元个人股份

“熊猫绿岛”,是雅安市雨城区的“大项目”。徐孟加曾多次表示,作为该市“十二五”规划的重点项目,总投资 15 亿元的“熊猫绿岛”要成中国乃至世界低碳节能的示范样板,成为世界一流的生态会展中心、经贸中心。事实上,这一项目成为徐孟加个人获利的一块“肥肉”。

2010 年 4 月,雅安市政府在“熊猫绿岛”项目中确定了由政府出资先建安置房、后整体开发的方针。通过正常程序,两家公司中标安置小区工程建设项目,同年 11 月拆迁工作开始,3 个月后拆迁完成,开始产生拆迁户安置过渡费,但迟迟未见开工。

2011 年 3 月,香港洪涛公司提交“熊猫绿岛”整体开发方案,并顺利中选。为帮该公司进一步取得整体开发权,徐孟加否定此前市政府确定的建设方针,解除与先前中标公司的合同,将安置房纳入整体规划设计,并将建设模式改为“建设—移交”(BT)模式。

安置小区因建设模式改变,赔付违约金、退场费等原因,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 5700 余万元。调查显示,2009 年,香港洪涛公司董事长余某通过徐孟加胞兄徐某抛出诱饵,许诺在雅安项目成功后给予兄弟两人好处费,获得徐孟加认可。后余某在成都注册公司时,赠与兄弟俩价值 80 万元的股份。

亲自“关照”

国家资产缩水 6000 余万,个人获利 400 余万元

徐孟加曾撰文指出: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,要坚决纠正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……以政府利益最大化为理由,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……”现实中,他却又一次扇了自己的耳光。

根据公诉机关指控,2009 年,在名山“陈家坝”地块使用权出让过程中,徐孟加多次向当地政府“打招呼”,提出该地块评估单价每亩控制在 40 万元左右。按照价格低评的要求,评估公司对该宗土地初评单价仍达每亩 54.5 万元,但在徐孟加的进一步“关照”下,最终评估单价为每亩 42.7 万元。

通过事先安排好的串标,海南金邦公司最终以 6350 万元竞拍到近 145 亩土地的使用权,成交价仅比竞拍底价高 150 万元。经司法鉴定,该宗土地使用权时值 9586 万元。徐孟加的“关照”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200 余万元。

作为“回报”,徐孟加伙同徐某收受金邦公司 420 多万元(包括犯罪未遂 150 万元)。

2010 年,徐孟加再次在 10%项目利润提成的驱动下,利用权力“服务”开发商,在蒙经县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项目中,迫使当地政府放弃收取出让底价为 3600 多万元的森林景观资源使用费,使四川众信公司顺利取得开发权。

根据公诉机关指控,2009 年 5 月至 2013 年 11 月期间,徐孟加滥用职权的行为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 1.26 亿余元。而其与胞兄徐某共收受受贿 548 万元(其中犯罪未遂 150 万元)。

案发后,徐孟加在检讨书中写道:“通过引进企业在雅安投资,既能完成招商引资任务,又能凸显个人政绩,还可以‘安全可靠’地谋取利益,达到‘一箭三雕、顺手牵羊’的目的。”



七成贪贿干部涉基础建设项目 招商引资岂能成贪腐“外套”

四川省纪委统计数据表明,2012 年 5 月以来,四川省查办贪贿类省管干部 22 人中就有 17 人涉及房地产开发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,占总人数 77%。“工程上马、干部下马”成为许多地方绕不开的怪现象,“发展经济”、“招商引资”则成官商勾结、谋取私利的幌子。

一些受访法学专家和反贪工作人员表示,公共服务项目投资领域腐败频发,一方面在于项目投资中政府既是制定政策、掌握审批权的决策者,又是招商引资的参与者,双重角色使得监督易流于形式;且当前我国地方政府“一把手”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,连纪检监察部门也受制于“一把手”,监督游离于权力之外。

另一方面,片面追求 GDP 的错误政绩观导致了地方对招商引资的渴求。“巨额投资不仅能拉动地方 GDP,商人获得回报的同时,也对腐败官员和‘中间人’进行‘反哺’,形成了‘互惠’黑色利益链。”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昕杰说。

“斩断权力寻租之手,政府必须摆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角色,将公共资源配置权力交给市场、法律和制度。”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主任刘学说。

刘昕杰表示,地方政府必须减小对“土地财政”的依赖,同时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格局,以破除借地生财的内在动力。

此外,地方党委和政府必须规范各自的职能范围,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、优化投资的软硬环境,而让权力逐渐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,才能还市场一个洁净,还官场一个廉明。(据新华网)

